

掐花的女孩

◆ 张前

前不久,我生病住进了市人民医院。住院的日子百无聊赖,我几乎每天都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的小花园。

住院的第三天,我睁开眼睛,向窗外看去,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正弯着腰蹑手蹑脚地走进小花园。不一会儿,小女孩来到花园里唯一的一棵树下。那棵树,靠近对面的一间病房的窗子顽强地生长着。那是一棵叫不上名字的树,但这是棵先开花后长叶的树,因为此刻,它稀疏的枝条上已经明显鼓起一个个小花苞,也许,过不了多久,它的枝头就会花团锦簇了。接下来让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,小女孩竟扳住一楼窗子上的防盗网,小心地攀上窗台,然后腾出一只手,将不远处的一根枝条拉到眼前,开始一粒一粒地去揪枝条上那些可爱的小花苞。

这是个怎样的孩子呢?她为什么要如此讨厌一棵树,甚至,连枝头上的花苞也不放过?我决定找机会找这个孩子好好谈一谈。

凑巧,那天下午,我在病房楼长长的走廊里,碰见了这个小女孩。我借故跟她拉起了家常。小女孩一开始很拘谨,但在我的“微笑

攻势”下,很快变得无话不说了。“小妹妹,今天早上,我看到一个小姑娘悄悄溜进了小花坛,在一棵树上掐了许多小花苞,那个孩子是你吗?”小女孩摇摇头,但紧接着又点了点头,她将手指摁在我嘴唇上,小声对我说:“叔叔,你一定是看到了我掐那些花苞,但请你一定一定不要告诉我的爸爸,好吗?”

“你爸爸?为什么?”我疑惑地问。

“我爸爸……他……他快死了。”短暂的一阵沉默后,小女孩难过地说。

“什么……难道,你掐那些花苞跟你爸爸有关系?”我惊讶地问。

“是的,十几天前,我爸爸从脚手架上掉了下来,昏迷了一个星期才苏醒过来,可爸爸大脑受了伤,醒来后他只记得我一个人的名字。爸爸除大脑受伤外,还被查出得了肝癌,医生说,他活不过今年春天了。但爸爸很坚强,他说,他为了我一定要好好活着,而且,他还说他一定要等到今年春天,等百花盛开时,带我去郊游,他要带我穿过小城里的那条小河,走过绿茵茵的公园小路,去往郊外那片金灿灿的油菜花地里,为我抓好多好多蝴蝶。”小

女孩含着泪花说。

“是呀,领着孩子走在明媚的春光里,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!”我说。

“这几乎是爸爸最后一个愿望,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,也许爸爸一旦知道春天来了,实现了他的愿望,他的精神支柱就会轰然倒塌,就会永远离开我的。”

“那你就揪掉那些花苞,让你爸爸看不到春天来临的讯息?”我惊讶地说。小女孩含着泪花儿使劲点了点头,哽咽着说:“是的,我宁肯不让爸爸领着我到郊外抓蝴蝶,也不想让他永远离开我们!”“花儿不开,春天也一定会来呀!爸爸能相信你吗?”我问。

“爸爸相信我,爸爸说我是个乖孩子,乖孩子从不撒谎!”小女孩说到这里,泣不成声。我赶紧一把将孩子紧紧搂在怀里,坚定地告诉她:“爸爸永远不会离开你的!”此刻,透过朦胧的泪眼,我仿佛看到春天来了,一个强壮的汉子正张开有力的双臂,把女儿放在肩头,她们在一望无际的金灿灿的油菜花地里嬉戏,开心地追逐着那些翩翩起舞的蝴蝶……



新上海·角落头



面疙瘩

图中是旧时孩子们争食“面疙瘩”的情形。这是我采用自己上世纪90年代在杂志上发表过的一张插图。

提起上海的面疙瘩,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如今在饭店里吃饭,先冷盘后热炒的我反而感觉老套了,唯有对于家里传统的饭食,仍有特别的感情,特别是面疙瘩,可说是百吃不厌。儿时我家人口多,这种既省时又省钱的吃法真是何乐而不为?水开了,搅好面糊往锅里放,加上酱油、味精,也可以放入青菜,或南瓜、番茄,最后再加一点猪油就行,吃起来又滑又鲜,特别到最后大块的都盛光了,锅里只剩下小块的,粒粒屑屑的,趁热连汤带水呼噜呼噜喝下肚,实在舒服极了。君不见如今大饭店的菜单上,有时竟然还用这种草根食品来当点心,不过已经是“贵族化”了,冠名以“鸡丝面疙瘩”“鲍汁面疙瘩”,但不知怎的,那硬硬的,光溜溜小鱼儿似的,食之无味,远不如家里做得好。

话又说回来,如今年轻人的口味可和我这一辈人完全不一样了。我的孩子们吃着我做的面疙瘩赞不绝口,背对我时,却相互一笑,伸伸舌头,嘿…… 韩伍 图/文

每个人都幸福

◆ 戴希

苏浅老师教的是一群有先天性残疾的孩子。他们都喜欢苏老师,乐意找苏老师谈心。

“苏老师,我真的不幸福!”一天,孙方杰突然对苏老师说。孙方杰是个双目失明的男孩。苏老师一惊:“你为什么这样想?”“因为我看不到花草鸟虫,看不见蓝天白云,看不见真诚友好的笑脸,我——什么都看不见呵!”孙方杰的脸在抽搐。“哦,我晓得了!”苏老师拍拍孙方杰的背。

又一天,许敏冷不丁地对苏老师说:“苏老师,我太不幸福了!”许敏是个双耳失聪的女孩。苏老师一愣,很快在纸上写道:“你为什么不幸?”“因为我听不到风声雨声,听不到歌声琴声,听不到亲切悦耳的赞美,我——什么都听不到呵!”看过苏老师的问话,许敏回答。一串热泪无声无息滴落在纸上。“哦,我清楚了!”苏老师拉拉许敏的手。

“苏老师,我感觉不幸福!”没过几天,余笑忠又对苏老师说。余笑忠是个双腿残疾,坐在轮椅上的男孩。苏老师温和地看着余笑忠:“告诉我这是为什么?”“因为我不能翻越高山,不能横穿沙漠,不能自由行走,我——哪儿都去不了呵!”余笑忠声音颤抖。“哦,我明白了!”苏老师摸摸余笑忠的头。

几日后,李南打着手势告诉苏老师:“苏老师,我很不幸福呢!”李南是个哑巴女孩。苏老师爱怜地望着李南,也打着手势反问:“你为什么感觉这样?”李南又痛苦地打着

手势:“因为我不能说话,不能唱歌,不能讲故事,我——不能用口表达心声呵!”“哦,我知道了!”苏老师亲亲李南的脸。

……
越来越多的孩子向苏老师诉说自己不幸福,让苏老师心里越来越不安、越来越沉重。“不能让孩子们悲观、沮丧,不能呵!”苏老师急了。“可怎样才能让这些如花的孩子乐观、振作起来,让他们笑对人生、积极进取呢?”苏老师茶饭不思地冥想。

苦思多日,苏老师的脸才由阴转晴。她迫不及待地让孩子们招拢来,让他们坐在讲台前。

苏老师首先问孙方杰并在黑板上写道:“孙方杰,你要怎样才能幸福?”“能睁眼看世界呀!”孙方杰脱口而出。“就这一点?”“对,就这一点!”“嗯,好!”苏老师点点头,还把他们的对话写在黑板上。

接着,苏老师问许敏并在黑板上写道:“许敏,你要怎样才能幸福?”许敏不假思索:“能耳听八方就幸福了!”“就这一点?”“对,就这一点!”“嗯,好!”苏老师又点头,也把他们的对话写在黑板上。

然后,苏老师问余笑忠并在黑板上写道:“余笑忠,你要怎样才能幸福?”余笑忠立马回答:“能自由行走就幸福了!”“就这一点?”“对,就

这一点!”“嗯,好!”苏老师点点头,又把他们的对话写在黑板上。

再后,苏老师打着手势问李南并在黑板上写道:“李南,你要怎样才能幸福?”李南激动地打着手势回答:“能开口说话就幸福了!”“就这一点?”苏老师打着手势追问。“对,就这一点!”李南又打着手势回答。“嗯,好!”苏老师还是点头,同样在黑板上写下他们的对话。

……
孩子们聚精会神地听呀、看呀,兴致勃勃地和苏老师进行沟通。他们猜不到,苏老师的酒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。苏老师呢,也一直满面春风、不厌其烦地询问着、试探着。

“孩子们”,当最后一个孩子大胆地吐露了自己的幸福观,苏老师亮开嗓子、噙着泪花说,“知道吗?你们每个人只有一点不幸福,却有许多意想不到而又弥足珍贵的幸福。比如李南吧,不能开口说话是她的不幸,但她能看、能听、能走……这些,都是其他孩子苦苦追求的幸福呀!换句话说,你们每个人的幸福都比不幸多得多!是不是——”苏老师下意识地停了停,充满深情地感叹道,“每个人都幸福!”她把这句启承用红粉笔端正醒目地写在黑板的正中央。

仿佛有把神奇的钥匙,打开了孩子们阴郁的心扉。他们豁然开朗的面颊上,慢慢地爬出蚯蚓一样生动的泪。



大酬宾

◆ 谷永庆

随着物价的飞涨,我感觉钱包的压力越来越大,妻子却和往常一样爱逛商场买衣服。这天我又当妻子的跟班,突然看见一家商店打出了标语:正宗羽绒服45元,名牌西裤每套40元!我指着标语说:“真卖这么便宜吗?咱进去看看!”妻子兴冲冲地进去了,半分钟后,她出来对我说:“便宜你个头,人家是洗衣店!”



【真赶时间】

一个人生病了去打点滴,因为赶时间,他调快了点滴的速度。医生看到了,把点滴调回了原来的速度,医生走后他又调快了。医生生气地叫他不要调快,但他不听,医生生气道:“真赶时间,那你喝了吧。”

【教学妙招】

我以前的化学教授,每堂课都带着一颗弹力球放在讲台上。大家没有多想,直到一位同学上课时睡着了,教授二话不说拿起球丢向他,击中头部。大家都笑了,觉得非常好玩。隔天老师竟拿着一颗棒球来上课,一直到学期末,再也没有学生打瞌睡。

【傻瓜问题】

教授:一个傻瓜提的问题,1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。大学生:难怪我考试总也不及格。



“官二代”

◆ 梁刚

刘浪的儿子被张亮的狗给咬了,刘浪找张亮说法。张亮大声对刘浪辩驳:“谁能证明我家狗咬了你儿子,他才五岁,话岂能当真。我家的‘哈士奇’最温顺了,哪会咬人?”刘浪怒火中烧:“我儿子聪明呢,他认得你那长得像狼一样的狗。你见过温顺的狼?”

“你别偷换概念,长得像狼就有狼的本性?我看你长得像贼,难道我家少了东西也找你?”张亮说完用挑衅的目光扫他一眼。刘浪脸色顿时黑了,他冲上去一把揪住张亮的衣领。不料张亮反应极快,反身就是一个大摔背。刘浪躺在地上顿时动弹不了,哼哼了

几声,结果还招来张亮一阵猛踢。张亮对他说:“要找事,我随时奉陪!”刘浪气得不行,当晚就在微博上发帖:“官二代”仗势欺人,恶狗咬人,恶人打人!他详细写了张亮的哈士奇咬了他五岁的儿子,并仗着他有个在街道司法办公室做主任的舅舅,不仅不赔医疗费,还把他暴打了一顿的过程。帖子发出去没多久,就引来十几万人次的跟帖,舆论一片哗然,矛头直指政府部门,其中对“官二代”的讨伐最强烈。

刘浪兴奋起来。连续几天,他把儿子被狗咬伤的照片,及自己挨打致伤的验伤单统统公布于众。记者上门采访他,他声泪俱下地控诉,大谈“官二代”的嚣张和飞扬跋扈。声讨一浪高过一浪。

这天,张亮突然上门来认错了:“我错了,跟我舅舅没关系,你放过他吧。”接着是街道主任和张亮的舅舅,拎着大包小袋的营养品上门。张亮的舅舅态度极诚恳,说自己尽管与张亮没啥来往,但毕竟是他舅舅,没把他教育好,

还是有责任,硬要用车亲自送他与儿子去医院检查。刘浪感动了:“没事,全好了,不麻烦了。”张亮的舅舅说:“一定要去,我们做长辈的,一定要做出榜样来。”检查完,刘浪说:“我原谅张亮了。你先回去吧,我陪儿子逛逛商店。”

张亮舅舅走后,刘浪的心情特好,他领着儿子穿马路时还哼着小曲。这时,一辆宝马疾驰而来,到他跟前猛地刹住了。但他还是被碰到了,被撞翻在地。他从地上爬起来,指着那车骂道:“怎么开的车,没见横道线吗?”车门打开,一个20来岁的帅哥从车上下来,冲到刘浪跟前,踢他一

脚:“没长眼啊,撞坏我老爸的公车你赔得起吗?”刘浪被气蒙了,只吐了一个字:“你!”帅哥不屑一顾:“你什么呀,哥我今天高兴,懒得理你!”宝马车一溜烟开走了,刘浪立在马路中央愣了半天。还好他记住了车牌号。回家上网,他打开微博,再次痛骂“官二代”。

第二天上网,但这次的结果完全出乎意料。跟帖有,但不多,网民只说:哥们,你咋又碰到“官二代”了!他突然感到无比悲催,这招怎么不灵了? (本故事由《文学报·手机小说报》推荐)

